

目 次

一八八六年

复活节之夜 / 3

太太们 / 15

强烈的感受 / 20

熟识的男人 / 26

幸福的人 / 31

枢密顾问官 / 38

城外一日 一场小戏 / 57

在贵族女子寄宿中学里 / 64

在别墅里 / 68

闲 别墅里的爱情故事 / 74

生活的烦闷 / 81

爱情和低音提琴 / 96

怕 / 103

药房老板娘 / 110

多余的人 / 117

终身大事 / 125
歌女 / 130
教师 / 137
不安分的客人 / 145
罕见的人 / 153
旁人的灾难 / 155
您和您 一场小戏 / 161
丈夫 / 168
不幸 / 174
粉红色长袜 / 188
受苦受难的女人 / 193
头等客车乘客 / 200
天才 / 208
食客 / 213
男一号 / 220
在黑暗里 / 226
小事 / 232
光明人物 “理想主义者” 的故事 / 243
长舌头 / 247
生活琐事 / 251
难处的人 / 258
报复 / 267
在法庭上 / 272
怨诉 远方来信 / 280
统计 / 285
求婚 为姑娘们写的故事 / 287
不同寻常的人 / 289

我的家规 / 294
泥潭 / 297
房客 / 318
不祥之夜 素描 / 324
卡尔卡斯 / 330
嘘! / 337
梦想 / 341
磨坊外 / 350
好人 / 357
变故 / 369
剧作家 / 375
演说家 / 378
灾难 / 382
赶稿 / 387
艺术品 / 395
庆祝会 / 400
怪谁? / 407
万卡 / 412
在路上 / 417
就是她! / 435

题解 / 440

我的家规^①

早晨我醒过来，下了床，站在镜子跟前打领结，这时候我的岳母、妻子、姨妹就轻手轻脚，规规矩矩走到我房间里来。她们排成一行，恭敬地赔着笑脸，向我问早安。我就对她们点点头，发表演讲，向她们说明，我就是一家之长。

“你们这些混蛋，我供你们吃，供你们喝，教你们走正路，”我对她们说，“我把你们这些笨货开导得有了点灵性，所以你们得尊重我，敬仰我，惧怕我，对我的作品佩服得五体投地，乖乖地听我的话，不准有一星半点的放肆才是。如若不然……啊，你们这些邪魔歪道，要提防着我！仔细我揭你们的皮！我要给你们个厉害看看！”等等。

家人们听完我的演说，就走出去，着手办正事。岳母和妻子拿着我的文章跑到编辑部去：妻子到《闹钟》^②去，岳母到《每日新闻》去同里普斯凯罗夫^③接洽。姨妹坐下来誊写我的小品文、中篇小说、论文。至于领稿费，我总是打发岳母去。倘使出版人不舍得给，老是搪塞说“明天再来”，那么我打发她去领稿费以前，先要叫她吃三天生肉，把她要弄得心里冒火，在她心里勾起对出版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她就涨红脸，怒不可遏，张牙舞爪，直奔编辑部去领钱，结果，没有一次她空着手回来。此外她还担负一项职责，就是替我抵挡债主们的纠缠。如果债主很多，妨碍我睡眠，我就使用巴斯德^④的方法把恐水病^⑤的病毒接种到岳母身上去，再

把她安置在大门口，弄得一个坏蛋也不敢上门！

吃午饭的时候我大吃菜汤和烤鹅加白菜，妻子就在钢琴旁边坐下，给我弹奏《薄伽丘》^⑥、《伊连娜》^⑦和《柯尔涅维尔的钟》^⑧，岳母和姨妹就在饭桌旁边翩翩起舞，跳的是三拍子的西班牙舞。谁特别招得我心花怒放，我就答应送给谁一本我的著作集，由作者亲笔签名，可是，这个走运的女人要是当天干出一件什么事，惹得我大发脾气，因此丧失了得奖的权力，我就不履行我的诺言。饭后我躺在长沙发上养神，往四周喷出雪茄的烟气，我的姨妹就朗诵我的作品，岳母和妻子静静地听着。

“啊，多么好！”她们必须赞不绝口。“妙极了！多么深刻的思想！感情澎湃，如同大海！太迷人了！”

等到我开始打盹，她们就在一旁坐着，交头接耳地讲话，不过声音要响得能够让我听见。

“他是才子啊！可不是，他是个了不起的才子！人类如果不极力来了解他，损失可就太大了！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倒跟这样的天才住在同一个房顶底下，这是多么幸运啊！”

如果我睡熟，值班的女人就在我枕头旁边坐着，给我扇扇子，赶苍蝇。

① 《家规》是俄国 16 世纪的一部法典性作品，要求家庭生活无条件地服从家长。

② 莫斯科出版的一种滑稽周刊(这篇作品就发表在那个刊物上)。

③ 当时《每日新闻》的出版人。——俄文本编者注

④ 巴斯德(1822—1895)，法国杰出的生物学家。

⑤ 即狂犬病，巴斯德曾发明这种传染病的预防接种法。

⑥ 德国作曲家祖佩所编的小歌剧，1875 年上演。——俄文本编者注

⑦ 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所编的小歌剧，全名是《美丽的伊连娜》，1864 年上演。——俄文本编者注

⑧ 法国作曲家普朗凯特所编的小歌剧，1877 年上演。——俄文本编者注

我一醒来就嚷道：

“笨货，拿茶来！”

可是茶已经准备下了。她们把茶端给我，一边鞠躬，一边恳求道：

“您喝吧，父亲和恩人！这儿是果酱，这儿是甜面包。……请您接受我们这种力所能及的贡礼吧。……”

喝完茶后，我照例处罚她们违背良好家风而犯下的过失。如果没有什么过失，那也还是要处罚，只是记在将来的账上罢了。处罚的轻重依过失的大小而定。

因此，如果我对誊写、舞蹈或者果酱感到不满，犯罪的人就得把商人生活的几个场面背得烂熟，或者翘起一条腿来在各处房间里蹦蹦跳跳，再不然就到我不投稿的编辑部去领稿费。有谁胆敢不听命令或者表示不满，我就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索性把她关进储藏室去，或者硬叫她闻阿莫尼亚水的臭味，等等。倘使岳母吵闹起来，我就打发人把警察和扫院人叫来。

夜里，我在睡觉，我家的三个女人却一概不睡，巡查各处房间，小心守卫，以免我的作品给贼偷走。

泥潭

—

一个年轻的男人穿着雪白的军官制服，身子在马鞍上潇洒地摇晃着，走进“莫·叶·罗特施泰因继承人”酿酒厂的大院子。太阳无忧无虑地朝着中尉的小屋章微笑，朝着桦树的白树干微笑，朝着院子里东一堆西一堆的碎玻璃微笑。万物都带着夏天白昼那种明亮而健康的美，任什么东西都拦不住绿油油的嫩叶快活地颤抖，跟晴朗的蓝天互相映眼。就连砖房那经烟熏过的肮脏外貌和杂醇油那令人窒息的气味也没有破坏到处存在的美好情调。中尉快活地翻身下马，把马交给一个跑过来的仆人，伸出手指摩挲着他稀疏的黑唇髭，走进正房的前门。他走上一道旧楼梯，那儿光线明亮，铺着地毯。他在最高一个梯级上遇见一个使女，年纪已经不轻，神情有点傲慢。中尉默默地把名片递给她。

使女拿着名片走进内室，看到名片上印着“亚历山大·格利果利耶维奇·索科尔斯基”几个字。过了一忽儿，她走回来，对中尉说，小姐不能接待他，因为身体不大好。索科尔斯基举目望着天花板，努出下嘴唇。

“这真伤脑筋！”他说。“听着，亲爱的，”他急急忙忙讲道，“请您再去一趟，对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说，我很需要跟她谈一谈。很需要！我只耽搁她一分钟。请她原谅我。”

使女只耸了耸一个肩膀，然后懒洋洋地走去见女主人。

“好吧！”她过了不久走回来，叹口气说。“请进！”

中尉跟在她身后，穿过五六个陈设华丽的大房间，经过一条长过道，终于走进一个宽敞的四方形房间。他一走进房间，就不由得暗暗吃惊，因为那儿摆着极多的花卉，茉莉花的甜香浓得令人恶心。沿墙的篱形支架上长满了花，枝叶遮蔽窗户，而且从天花板上倒挂下来，各个墙角也爬满枝叶，弄得这个房间与其说是住人的地方，倒不如说像个花房。山雀、金丝雀、金翅雀吱吱地叫，在绿叶中间跳来跳去，撞在窗玻璃上。

“请原谅我在这儿接待您！”中尉听见一个女人清脆的说话声，字母P的声音读得含混不清^①，却又好听。“昨天我的偏头痛发作了，今天我怕再发作，就极力不动弹。您有什么贵干？”

原来有个女人坐在正对门口的一把老年人用的大圈椅上，头往后靠在枕头上，穿着贵重的中国式长睡衣，包着头。从她那针织的毛线头巾里只露出一只大而且黑的眼睛和一个白净的长鼻子，鼻梁略微拱起，鼻端很尖。肥大的长睡衣遮住了她的身材和体态，不过凭她美丽的白手，凭她的说话声，凭她的鼻子和眼睛却可以断定她的年纪至多不过二十六岁到二十八岁。

“请原谅我这样固执地要求见您……”中尉把两个靴跟并拢行礼，马刺碰出铛的一响，开口讲道。“我荣幸地介绍我自己，我姓索科夫斯基！我是受我表哥的嘱托到这儿来的，他就是您的邻居阿历克塞·伊凡诺维奇·克留科夫，他……”

“啊，我认得他！”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打断他的话说。“我认得克留科夫。请坐，我不喜欢这么大的一个人立在我面前。”

“我表哥嘱托我要求您帮一下忙，”中尉再一次把马刺碰响，坐下，

^① 指犹太人口音(她的姓名也表明她是犹太人)。

继续说。“事情是这样，您去世的父亲去年冬天在我表哥那儿买过燕麦，欠下他一笔不大的款项。表哥拿到的借据要到下个星期才到期，不过表哥恳切地请求您：这笔账能不能今天就还清？”

中尉说着话，斜起眼睛往两旁瞟一眼。

“是啊，我好像是在她的卧室里吧？”他暗想。

这个房间有个角落，绿叶最密最高，那儿放着一张床，支着棺罩般的粉红色帐子，床上被子凌乱，还没收拾整齐。床旁有两把圈椅，上面堆着揉成一团的女人衣服，衣襟和袖子滚着花边和皱边，如今已经揉乱，垂到地毯上。地毯上东一处西一处地乱丢着白色的小带子、两三个烟蒂、夹心糖果的包皮纸。……床底下露出一长排尖头和圆头的各色拖鞋。中尉觉得甜腻的茉莉花香气似乎不是从花里而是从床上和那排拖鞋上散发出来的。

“那么借据上开着多少钱呢？”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问。

“两千三。”

“嘿！”犹太女人说着，把另一只又大又黑的眼睛也露出来了。“您居然说这笔款项不多呢！不过，今天付清也罢，过一个星期付清也罢，反正都一样，可是我父亲死后，这两个月当中，我付出去那么多的钱……碰到那么多的麻烦事，闹得我头都昏了！我一再要求到国外去休养，可是他们硬逼我干这些无聊的事。什么白酒啦，燕麦啦……”她抱怨道，微微闭上眼睛，“燕麦啦，借据啦，利息啦，或者用我的大总管的说法，‘利吉’啦。……这真可怕。昨天我干脆把收税员轰走了。他带着他的特拉列斯^①来找我纠缠。我就对他说：您跟您的特拉列斯一齐滚蛋吧，我什么人也不接待！他吻了吻我的手，就走了。您听我说，您的表哥不能再等两三个月吗？”

“这个问题提得太残忍了！”中尉笑道。“表哥倒是再等一年也没关

^①“特拉列斯”是一种确定酒中的酒精含量的器具，由德国物理学家特拉列斯发明。——俄文本编者注

系，可是我等不及了！要知道，这笔钱，我得向您说明，是为我自己张罗的。我无论如何非弄到一笔钱不可，可是表哥手边，偏偏不巧，一个闲钱也没有。我不得不骑着马出来收债。刚才我到个租他地的农民家里去过，现在呢，在您这儿坐着，我从您这儿出去还要到别处去，直到收齐五千为止。我急等着钱用！”

“得了吧，年轻人要钱干什么用呢？这是邪心思，瞎胡闹。您吃喝玩乐拉下了亏空，或是欠下了赌债，还是要结婚？”

“您猜中了！”中尉笑道，略微欠起身子，磕响马刺。“的确，我就要结婚了。……”

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定睛瞧着客人，做出一脸的苦相，叹口气。

“我不明白，人为什么热衷于结婚！”她说，在自己身旁寻找手绢。“生命这样短促，自由这样稀少，可是他们偏偏还要捆住自己的手脚。”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对，对，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过，您听我说，莫非您娶的是个穷姑娘？是出于热烈的爱情吗？而且为什么您一定要五千，而不是四千，不是三千呢？”

“嘿，她可真够贫嘴的！”中尉暗想，然后回答说：

“事情是这样：军官依法不能在二十八岁以前结婚。如果一定要结婚，那就要么退役，要么上缴五千保证金。”

“啊，现在我懂了。您听着，刚才您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也许您的未婚妻是个了不起的、出色的女人，不过……我简直不懂正派人怎么能跟女人一块儿生活。您即使把我杀了，我也不懂。谢天谢地，我已经活了二十七岁，可是生平一次也没见过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女人。她们都是些装腔作势的、不道德的、说假话的家伙。……只有使女和厨娘我还受得了，至于所谓上流女人，哪怕离我有大炮射程那么远，我也不容许。是

啊，谢天谢地，她们也恨我，不到我这儿来。如果她们要钱，就打发她们的丈夫来，自己说什么也不来。这倒不是因为骄傲，不是的，不过是胆小罢了，生怕我跟她们大闹一场。啊，她们那种忌恨，我了解得很清楚！当然了！她们有些心思极力瞒住上帝和外人，我却把它们公开摆出来。既是这样，她们哪能不恨我呢？她们跟您谈起我，多半已经说了一大车坏话了。……”

“我来此地还不太久，所以……”

“得了，得了，得了……我凭您的眼神已经看出来了！莫非您这儿来，您的表嫂就没向您交代过什么话？让年轻的男人跑到这么糟糕的女人这儿来而不预先警告几句，那怎么行呢？哈哈。……不过，怎么样，您的表哥好吗？他是个挺好的人，长得真漂亮。……我望弥撒的时候见过他几次。您为什么这样瞧着我？我经常到教堂去的！大家都信一个上帝嘛。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外貌总不及思想重要。……对不对？”

“是的，当然……”中尉说，微微一笑。

“是啊，思想。……不过您长得完全不像您的表哥。您也漂亮，可是您的表哥还要漂亮得多。说来也怪，怎么就不大像呢！”

“这并不奇怪：我们不是亲兄弟，而是表兄弟。”

“对，这是实话。那么您今天一定要这笔钱？为什么非今天不可呢？”

“我的假期过几天就满了。”

“哦，拿您有什么办法呢！”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叹道。“那就这样吧，我给您钱就是，不过我知道，日后您会骂我的。等到婚后您跟妻子吵起架来，就会说：‘要不是那个邋遢的犹太女人给我钱，那我现在也许自由得像只鸟呢！’您的未婚妻好看吗？”

“是的，挺不错的。……”

“嗯！……反正长得像样点，漂亮点，总比不漂亮强。不过，对丈夫

来说，女人长得再漂亮也弥补不了她的浅薄无聊。”

“这就奇了！”中尉笑道。“您自己是女人，却又这么恨女人！”

“女人……”苏萨娜冷笑道。“上帝给我这么一个躯壳，难道也能怪我？这可不能怪我，就跟您长着唇髭也不能怪您一样。该选什么样的提琴盒，那是不能由提琴自己作主的。我倒很喜欢我自己，不过每逢人家提起我是女人，我就开始恨我自己了。好，您出去一下，我要换衣服。您在客厅里等我吧。”

中尉走出去，头一件事就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好吐尽茉莉花的浓香，这种香气已经熏得他脑袋发晕、喉咙发痒了。他暗暗吃惊。

“多么奇怪的女人啊！”他暗想，往四下里看。“她讲话倒是满有条理的，可是……话未免太多，也说得太敞了。她好像有点精神不正常。”

他此刻站在客厅里。这儿陈设阔绰，力求华丽而时髦。这儿有刻着浮雕的深色铜盘，桌上有尼斯^①和莱茵河的风景画片。另外还有古式的烛架、日本的小塑像。可是所有这些摆设，尽管追求豪华和时髦，却反而显得缺乏美感，那些涂金的墙檐、花花绿绿的壁纸、鲜艳的丝绒桌布、沉重的镜框里镶着的低劣彩色画片都强烈地显出这一点。这儿似乎还没有布置完毕，却已经过于拥挤，这就进一步表现了美感的缺乏，使人觉得这儿好像还少一点什么，同时又有许多东西应当丢掉。显而易见，全部陈设并不是一次买齐，而是趁着减价出售的有利时机，东一件西一件地拼凑起来的。

中尉自己的审美能力也不怎么高明！可是连他都发觉全部陈设具有一种典型的特点，不论是华丽还是时髦都不能将它消除，那特点就是完全缺乏女性操持家务的手留下的痕迹，可是那样的手，大家都知道，是会给房间的布置添上温暖、诗意、舒适的色彩的。这儿的气氛冷冰冰，就跟车站

^① 法国疗养地。

候车室、俱乐部、剧院休息室里一样。

真正犹太人的东西，这个房间里几乎一样也没有，也许只有一大幅描绘雅各和以扫^①相会的画应当除外。中尉往四下里看一眼，想到他的奇怪的新相识，想到她随随便便的态度和讲话的方式，就耸了耸肩膀。可是这时候房门敞开，她本人在房门口出现了，身材苗条，穿着长长的黑色连衣裙，腰部勒得很细，仿佛是由旋工旋出来的。现在中尉不单看见鼻子和眼睛，而且看见一张又白又瘦的脸和一头像羊毛那么卷曲的黑发。他虽然并不觉得她难看，可还是不喜欢她。一般说来，他对非俄罗斯人的脸形是抱着成见的，现在呢，除此以外，他还发现女主人那张白脸跟她的黑色鬈发和浓眉很不相称，白得使他不知怎的想起茉莉花的甜香。他还发现她的耳朵和鼻子白得出奇，像是死人脸上的，或者像是用透明的蜡捏成的。她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以及发白的牙床，这也惹得他不喜欢。

“这是萎黄症^②……”他暗想，“大概她神经质，跟母火鸡似的。”

“喏，我来了！我们走吧！”她说，很快地在他前面走去，一路上摘掉花枝上的黄叶。“我马上就给您钱，要是您愿意的话，我还要请您吃早饭呢。两千三百卢布！发了这么一笔大财，您吃起饭来胃口就开了。您喜欢我的房间吗？此地的太太们说，我这儿有大蒜味。她们那些小聪明都用在这种厨房式的刻薄话上了。我要赶紧向您保证，就连我的地窖里也没存着大蒜。有一回一个医生来看我，冒出一股大蒜味，我就请他拿起帽子，坐上马车到别的地方去发散他的香气。我这儿没有大蒜味，只有药味。我父亲瘫痪了一年半，弄得整个房子里都是药味。一年半啊！我怜惜他，不过他死了，我也高兴：他太痛苦了！”

她领着军官穿过两个类似客厅的房间，再穿过一个大厅，在她的书房里停住脚。那儿搁着一张女人用的写字台，上面放满小摆设。旁边地毯上

① 《旧约·创世记》中的两个传说性人物，是犹太人的祖先。

② 妇女的贫血症。

丢着几本翻开的和折着书页的书。书房里有个不大的门，从那儿望出去可以看见一张桌子，上面已经摆好早饭。

苏萨娜不住嘴地唠叨着，从衣袋里取出一串小钥匙，打开一个做得精巧的柜子，柜顶的盖子斜着往下弯的。盖子掀开的时候，柜子就呜呜响，发出悲凉的音调，使得中尉想起了风吹琴^①。苏萨娜另拿一把钥匙，又发出卡达一响。

“我家里有地道，有暗门，”她说，取出一个不大的上等山羊皮皮包。“这柜子挺可笑，是不是？这个皮包里装着我四分之一的家产呢。您瞧，它的肚子鼓得多么大！您总不会把我掐死吧？”

苏萨娜抬起眼睛瞧着中尉，好意地笑起来。中尉也笑了。

“她真招人喜欢！”他暗想，看着那些钥匙在她的手指头当中转来转去。

“找着了！”她挑出开皮包的小钥匙，说。“好，债主先生，请您把借据拿出来。实际上金钱是多么无聊的东西！它多么渺不足道，可是话说回来，女人又多么爱它呀！您要知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满心喜欢希穆尔和杨凯尔^②，不过我们闪族人的血液里却有一种东西惹得我厌恶，那就是发财的热望。他们总是攒钱，自己也不知道攒钱是为了什么。人应当生活和享乐，他们却生怕多花一个小钱。在这方面与其说我像希穆尔，倒不如说像骠骑兵。我不喜欢让钱放在一个地方长久不动。一般说来，似乎我不大像犹太人。我的口音弄得我完全露出了马脚吧，啊？”

“该怎么跟您说好呢？”中尉支吾道。“您俄国话讲得很好，不过有个别字母念不清。”

苏萨娜笑起来，把小钥匙塞进皮包的锁眼里。中尉从衣袋里取出一小叠借据来，连同笔记本一齐放在桌子上。

^① 一种因风吹而响的乐器。

^② 两个犹太人的名字，在此泛指“犹太人”。

“犹太人的口音最容易使他们露马脚，”苏萨娜接着说，快活地瞧着中尉。“不管犹太人怎么冒充俄国人或者法国人，可是您要他说‘布’，他却说成‘白’。……可是我咬字很准：布！布！布！”

两个人都笑起来。

“天呐，她可真招人喜欢！”索科尔斯基暗想。

苏萨娜把皮包放在椅子上，往中尉那边跨出一步，把脸挨近他的脸，快活地继续说：

“除犹太人以外，我最喜欢的莫过于俄国人和法国人了。我在中学里学得很差，对历史一窍不通，不过我总觉得世界的命运就在这两个民族手里。我在国外住过很久……就连在马德里也住过半年……人见得多了，我就得出一种信念：除了俄国人和法国人以外，再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民族了。您就拿语言来说吧。……德语像马嘶，英语呢，您再也没法想象还有比它更难懂的了，满口的叽里呱啦！意大利语只有讲得慢才好听。不过，要是听意大利人饶舌，那就跟听犹太人说土话差不多。波兰语吗？我的上帝，主啊！再也没有比波兰语更难听的了。‘涅彼普希，彼特谢，彼普谢木威普沙，包莫热希普谢彼彼希特斯威普沙彼普谢木。’这意思是说：彼得，别把胡椒粉撒在乳猪上，要不然乳猪就太辣了。哈哈！”

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转动眼珠，笑起来，声音那么好听，那么感染人，招得中尉瞧着她，也快活得扬声大笑。她抓住客人的一个纽扣，继续说：

“您，当然，不喜欢犹太人。……我不打算争论，他们的缺点是很多的，就跟一切民族一样。不过，这难道能怪犹太人吗？不，这不能怪犹太男人，要怪犹太女人！她们头脑不开窍，贪得无厌，一点诗情也没有，枯燥无味。……您从来也没有跟犹太女人一块儿生活过，不知道其中的妙处哟！”

最后这句话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是拖着长音说出口的，已经不那么

热烈，也没带笑声了。她沉默下来，像是给自己的坦率吓坏了似的。她忽然脸相大变，样子奇怪，不可理解了。她的眼睛一眯也不眯，呆望着中尉，嘴唇嘻开，露出咬紧的牙齿。她整个脸上，脖子上，以至胸脯上，有一种凶恶的、猫一般的神情在颤动。她眼睛没有离开客人，身体却很快地往旁边弯过去，猛一下，像猫似的，抓走了桌子上一个什么东西。这一切只是几秒钟的事。中尉注意她的行动，一眼看见她那五个手指头正把他的借据团在手里，那张沙沙响的白纸在他眼前闪一下就消失在她的拳头里了。从好意的欢笑一变而为犯罪，这种急剧而不寻常的转变，弄得他大吃一惊，不由得脸色煞白，后退一步。……

她没让惊恐和试探的眼睛离开他，同时把捏紧的拳头伸到她的臀部去，寻找衣袋。那只拳头像一条被捉住的鱼似的颤动，在衣袋附近挣扎，无论如何也没法伸进袋口。再过一忽儿，借据就会落进女人衣服的深处去了，可是这当儿中尉轻轻喊叫一声，与其说是出于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本能，一把抓住犹太女人的手腕，正好掐住捏紧的拳头上面一部分。那女人越发龇出牙来，用尽全力猛一扭动，把手挣脱了。于是索科尔斯基伸出一条胳膊搂紧她的腰，另一条胳膊抱住她的上身，两个人开始角斗。他怕伤着女人的体面，又怕碰痛她，就光是极力不让她动，想抓住她那只捏着借据的拳头。她呢，像鳗鱼似的，在他怀里扭动她那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肉体，极力抽身躲开，用胳膊肘撞他的胸膛，伸手抓挠他，闹得他的手碰遍她的全身，不由自主地撞痛她，顾不得她的体面了。

“这种事真少见！多么奇怪啊！”他暗想，惊讶得莫名其妙，简直不相信自已了，同时他又全身心感到茉莉花的香气熏得他要呕。

他们一言不发，呼呼地喘气，脚下绊着家具，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苏萨娜越斗越起劲。她涨红脸，闭上眼睛，有一次甚至不顾体统，把脸贴紧中尉的脸，在他的嘴唇上留下了淡淡的甜味。最后他总算抓住了她

的拳头。……他掰开拳头，却发现借据已经不在，才放开了犹太女人。他们红着脸，头发蓬松，呼吸急促，互相瞧着。犹太女人脸上那种猫一般的凶恶神情渐渐换成好意的笑容。她哈哈大笑，猛的往后一转身，朝准备好早饭的房间走去。中尉慢腾腾地跟在她身后。她在桌旁坐下，仍然红着脸，呼吸急促，喝下半杯波尔特温酒^①。

“您听我说，”中尉打破沉默说，“我想，您是在闹着玩吧？”

“根本就不是闹着玩，”她回答说，把一小块面包塞进嘴里。

“嗯！……那么请问，这件事该怎么理解呢？”

“随您的便。坐下吃早饭吧！”

“可是……要知道这不正派！”

“也许吧。不过请您不必费心给我讲大道理。我对事情自有我的看法。”

“您不还给我吗？”

“当然不！如果您是个穷人，遭遇不幸，饿着肚子，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您却是要结婚！”

“可是这钱并不是我的，而是我表哥的！”

“您的表哥要钱干什么用？给老婆做时髦的衣服？您的嫂子^②有衣服也罢，没有衣服也罢，我完全不放在心上。”

中尉再也顾不到他是在生人家里，跟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在一起，他不再拘礼了。他满房间走来走去，眯细眼睛，烦躁地拉扯他的坎肩。犹太女人干出不正派的事，在他的眼睛里降低了身份，因此他觉得胆大多了，也随便多了。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喃喃地说。“您听我说，我不拿到您手里的借据就不离开这儿！”

^① 一种烈性的葡萄酒。

^② 原文为法语。